

长篇历史小说

云南史诗三部曲之二

旷古雄奇的五华楼曾经屹立在苍山洱海之间，高入云天，可容万人；其钟鼓之声，风送百里。它是南蛮人的骄傲，它见证了段氏大理国和大理更替四百年兴亡史。元朝末年，五华楼更关注着人世沧桑和王朝兴亡。



「大理国」声浪一起，多才多艺多情的大理国传人和蒙古王子公主上演了一幕幕风流千古的悲剧。正当他们的恩怨情仇难解难分之际，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强悍骑兵杀来，楼毁人亡，玉石俱焚……「大理国」只是一个凄美的残梦，却如苍山顶上的冰雷纯洁晶莹，光耀千秋。

大理
沧桑
五华楼

下

云南人民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云南史诗三部曲之二

大理遗梦

下

玉华楼

栗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华楼：大理遗梦 / 栗标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222-05321-2

I. 五 … II. 栗 …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7993 号

责任编辑：沈正德 沈可甚

封面设计：杨晓东

责任校对：甘 丁

责任印制：施建国

书名	五华楼——大理遗梦
作者	栗 标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29.125
字数	760千
版次	200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号	ISBN 978-7-222-05321-2
定价	58.00 元 (上、下册)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第五章 平章绣幕情无限

一、温泉饯别

红巾军撤回四川以后，梁王命达里麻和驴儿达德整顿川滇防务，将其余军队撤回昆川。梁王看清段功不愿意与红巾军结怨过深，自己也为今后留退路，将被俘的向理和数千红巾军俘虏放归四川。

战争结束了吗？不，这只是云南百姓的一个愿望。那时候，在交通闭塞的云南，百姓们很难知道外面的消息，红巾军败走，大家乐了一阵，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

十三年前，颍州红巾军起义点燃了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战火，三四年间，遭到元朝残酷镇压。从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起，起义军又从挫折中崛起，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在大夏红巾军明玉珍占领四川前后，刘福通、韩林儿带领的大宋红巾军攻陷河南许多州县，兵力发展到三十万，分三路向元朝腹地挺进。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席卷江西、湖南，进据江浙。北方的大宋红巾军在百万元军的凶残镇压下

失败，各地义军开始分化、蜕变和重组，义军之间也出现互相残杀。朱元璋投奔红巾军郭子兴，逐渐壮大后占有了江左浙右各郡，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统一四分五裂的义军的行动。

梁王李罗不像儿子把匝刺瓦尔密那样胸怀坦荡，对义军和各族百姓心怀恐惧，日夜不安；王子则对朝廷的腐败十分失望，时时只想回归北漠草原，把云南的江山还给南蛮。李罗总算采纳了儿子的建议，战争一结束就开始安抚百姓，命军队救济灾民，发放赈粮，为战争中房屋被焚毁的百姓重建新居。梁王将从前线撤回的军队集中驻扎在鄯阐城内。由把匝刺瓦尔密亲自率领的蒙古骑兵驻在城西南九龙池^①一带，以探马赤军为主的军队驻在南教场兵营。

起初，梁王估计夺取鄯阐的战斗会很惨烈，要求大理军大部分参战，共有五万左右。对这一支能战的军队梁王又爱又怕，既想作为自己的保驾军，又怕段功起异心反而成心腹之患。关于大理军的去留，梁王的谋臣们议论纷纷。把匝刺瓦尔密建议留在滇中，若有需要，可以调用。必勒革和赤秃浑等蒙古贵族怕得要命，要他们全部回大理，大部分复员回乡。梁王觉得这次打退红巾军全靠段功出大力，对他颇有好感，又见天下大乱，不知如何影响云南，最后采纳达里麻的建议，采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案：要段功暂留一万人驻安宁，以便参加梁王的一系列祝捷慰勉活动，同时观察中原和四川的动向，成为梁王的机动兵力；其余军队一半回大理，一半回滇中。威楚城由梁王派文官治理，段家军在滇中仍驻罗那关和吕阁。

正月中旬，梁王先为燮理翰举行丧葬大礼，以正臣民忠于元朝的舆论人心。燮理翰是色目人，元朝进士，官任云南儒学提举。万胜攻入鄯阐，他来不及逃出，在家中自缢。家人不敢发

^① 九龙池：即今翠湖。当时滇池水位比现在高得多，湖水与滇池连通，面积也比现在大很多倍。明初扩城，才将其纳入城内。

丧，将他的遗体寄埋南城脚下，以乱石虚掩。梁王命百官为他戴孝，还邀请段功手下将领、一部分民族的上层人物和城中父老参加奠仪，浩浩荡荡的送丧队伍将遗体送至玉案山麓埋葬。

后来，梁王举行祝捷庆典，对有功将领大加封赏，段功部下将领各受褒奖。梁王分发赏银和礼品，又在梁王府大摆盛宴。

临别时，梁王拉着段功的手说：“小女阿盖在平章军中乐而忘返，请平章代我传话：她不思老父，父亲可时时记挂着她。仗已打完了，大姑娘家可以回家了。”

为了避免惊扰百姓，段功将一万人马驻于安宁城西十里的螳螂川畔。这是一个群峰包围的小盆地，云蒸霞蔚，泉水奔流，林木掩映，如世外桃源。

在参加完梁王祝捷大典回营后的第二天清晨，达果和尚进帐对段功说：“曹溪寺长老无念禅师求见。”

段功看见达果才想起，这和尚在大理军中时隐时现也有半年了，心中不觉也有些好笑：到底他的心已经出世还是沉溺在世俗中？

段功出帐将无念和尚迎入帐内。这位明目童颜、银发鹤骨的圣僧是一位叫人猜不出岁数的人。

“我军在螳螂川畔驻营，一定打扰宝刹，还望圣僧海涵！”段功一面施礼，一面道歉。

“贫僧今日特来邀请将军入小寺暂住。今红巾军已远遁，梁王视将军为股肱，一定长留将军；军中平安无事，寺中又有些空房，早春天寒，将军何不到寺中暂住？”

“部下官兵粗俗不知礼，住山前我已深感不安。曹溪寺乃云南名刹，我原也要入寺拜望大师领受佛泽。”

“将军入寺看看，说不准看过了倒喜欢住下呢。”

次日，段功在达果引导下到曹溪寺拜访。

曹溪寺位于葱岭半腰，俯瞰螳螂川，村落、田畴、军营尽收

眼底。段功在山门外就有一种神清气爽之感。

卫士入寺通报，无念到山门迎接段功与达果。段功从未来过这久闻大名之寺，所以看得很仔细。段功在整修五华楼和御苑时学过些工程则例，看出此寺殿宇是宋代汉式结构，不禁十分惊奇。寺内房屋装修老旧，油化剥落，但因有人精心养护，能保持清洁秀雅。进入大雄宝殿，见通体金装的西方三圣，法相庄严，塑技高超；转入壁后，又见佛龛内有木雕的南海三圣，宝冠华服，璎珞被体，其技艺之高为云南绝无仅有。段功意识到此寺的价值，便有捐资修葺的念头，所以也有住进寺中与老僧商谈的想法。

无念指着殿上天窗，笑问段功：“施主可曾听说过这天窗的奥妙？”

“我虽未到过此寺，早就闻‘天涵宝月’奇迹，大约就在此处，说逢酉年八月十五日，若天光晴朗，皓月初升，月光由圆窗射入，先照在佛像的腹部，后逐渐上移，犹如一面圆形镜子，嵌在大佛胸前，不久光影移动而逝，所以有‘曹溪映月宝镜悬’之说。”

“将军博闻强记，老衲钦佩。其实未必要等酉年八月十五日，有善缘者，多来此殿瞻仰，自见明镜高悬，使人息心去欲。”

“我还听说，寺中有月形金蟾圣泉，每日子午酉三个时刻，有无数蟾蜍在池边出入，泉水随之潮涌，人称‘三潮圣水’。不知此泉又在何处？”

“确有此泉，离寺一里，将军若住进寺中，可去观赏。世人多为尘缘羁绊，难以见到圣水潮涌。”

无念将段功和达果引致客室献茶。

一巡茶后，无念随口问：“段氏早与佛门结缘，将军博古通今，一定知道本寺法源。”

“不才听过两种说法，正要请教圣僧。一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岭南韶州溪水口曹溪弘法，其胞弟来到云南传法建此寺；一

说是后来的一位游方僧到此，见此方山水与韶州曹溪相似，所以建寺命名为曹溪。大师既承法流，定能为俗人解惑。”

“说来惭愧，贫僧也是云游到此，十多年也未曾解开谜团。我曾求教圆通寺大休禅师和许多大德，皆云本寺为禅宗在云南第一寺是实，但因元初兀良合台只信喇嘛教，对中土各宗僧徒任意驱赶杀戮，又对寺院焚掠，使源流湮没。但本寺既名曹溪，定能分一勺六祖法源，所以我特邀将军与达果师来多住些时候。”

“大师要向我传法吗？”段功听着无念的话，又见达果在一旁沉思默想，突然想起大理无为寺曾有一无依禅师，莫非是这位无念的师兄弟？他反复咀嚼无念无依的神秘含义，心中不快起来：“段氏家族不正因佞佛才使大理国国运日衰吗？这无念定与达果有过什么默契，一起来套我进入佛门吗？”

“我怎么会向段将军传法呢！”无念笑起来，“六祖南宗宗旨，不外净心、自悟，谁也救不了谁。祖师云：‘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造寺、布施、供养、念佛都不是什么功德，西方也并无净土，所以将军也不必苦思为我修庙……”

段功暗暗吃惊，不知这和尚是偶然说中他的心事还是真是一位能窥人心境的圣僧。

无念继续说：“将军有灾星，信不信由您。人之自救在于自己是否大彻大悟。将军南征北战，广布仁德，本应福寿绵长，但将军多有爱欲，若在敝寺守几日青灯古佛，听几日晨钟暮鼓，或能自疗心疾。贫僧是不会来打忧将军的。只要将军能在螳螂川畔静住一两月后速归大理，定能逢凶化吉。”

段功心中不快，嘴上应道：“既然圣僧有请，我今晚就住进宝刹。”心中却负气地想：“且看二位高僧要如何来捉弄段功？”

这天午后，一位乌蛮酋长来营中拜望段功，他啰啰嗦嗦说了

半天，无非是讲附近有一座温泉，留下美丽动人的传说，土人视为十分神圣。

在葱岭北面，隔河相望有一座巨大的崖壁叫凤岭，下面有一温泉，当地乌蛮人在泉上建了草亭，又由石匠在崖壁上凿出了池塘。关于这温泉发现的经过，流传一个故事：东汉光武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名将苏文达随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士兵为瘴气所袭而患病，滞留滇中。有一天苏文达经过安宁附近的新罗邑，与当地酋长的女儿阿树罗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常常共骑一马游于螳螂川畔。有一次来到葱岭上，见对面的凤岭白汽氤氲，发现了这碧玉温泉……

酋长最后对段功说：“将军连日征战，一定疲乏，到那温泉中泡上一个时辰，定会神清气爽，困乏全消。”

段功一听就知道，苏文达的故事是杜撰的，马援征交趾从来没有经过昆川。他见酋长一腔热肠，那故事中男女共骑一马的情节又勾起自己美好的回忆，就唤陈惠和卫士们备马要到温泉去。

来到草亭前一箭远处，只见一群五彩斑斓的少女从袅袅升腾的乳白色的蒸汽中走出来，就像一群云中仙女。段功猜想她们是浴罢而归，倒犹豫着不敢上前，怕冲撞了还在沐浴的妇女。等她们走近，仔细一看，前面四人是阿盖的女仆，后面一人就是阿盖公主。她们脱去了甲衣，换上了美丽的新装。前面四个姑娘外面穿着前无衽，后身长，无领无袖，缀着两条带子的白缎子“比甲”。据说这是忽必烈的察必皇后创制的衣装，即能显出女性亭亭玉立的身材，又典雅华贵。阿盖则完全是畏兀儿少女打扮：白色绣花连衣长裙，紫红色卡腰小马甲，轻便长筒马靴，将苗条的体态完全显露出来；在她白皙的脖子下面，一枚绿得滴水的翡翠项链坠子特别显眼。她们都没有戴帽子和梳发辫，秀发在微风中飘逸，惊人美貌的脸上笑容粲然，比明朗的天空更亮丽。也许段功看惯了这五位甲衣内的美人，这会儿看见轻盈的出浴仙子，眼睛都望直了。

姑娘们看清段功和他的卫士，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

段功看见阿盖穿的是夏日的薄绸衣，声色俱厉地斥道：“早春风寒，公主怎么穿得这样单薄。先前是泡热水，过一会就要着凉。还不快去加衣服！”就像慈父骂女儿，责备中充满疼爱。但是当阿盖感动地回望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眼前这仪表堂堂、刚毅沉稳的汉子眼中有掩藏不住的意乱神迷的情意，使阿盖羞红了脸，心儿禁不住怦然跳动。

段功避开阿盖的视线说：“王爷对我说了，要请公主回宫去。今晚我为公主饯行，明日一早送公主回城。”

阿盖嫣然一笑：“我才爱上这温泉，段将军就要赶我走了吗？”

“不，我说的是王爷的话。”

来到草亭内，一名乌蛮侍者前来跪迎，报称是酋长家奴隶，他已经驱逐了前来沐浴的人，特请段将军入浴。浴池不大，只能容纳十多人沐浴。水汽蒸腾，人在水中，如在云里雾里，温暖滑腻的泉水使人浑身瘫软，如梦如幻。

段功先觉得眼睛有些恍惚，揉揉眼睛却见袅袅水雾中出现了一位裸身的仙女，迷蒙中像是阿盖，他差不多失声惊叫出来。女郎黑发如漆，明眸如炬，白皙光洁的皮肤比羊脂玉更光滑细腻，一对精巧玲珑的小乳房坚挺着，显出童贞的神秘和美妙。纤腰周围，清波荡漾；玉体上下，薄雾如纱……段功自惭形秽，下意识地用浴帕裹紧身子，但是心中充满甜蜜的激动，控制不住那强力的诱惑，轻移脚步，挪近过去，只想把那女神看得更真切。然而一刹那间幻象消失了，只给段功留下无尽的怅惘和空虚……段功在温水中坐下扪心自省：自从在龙川江边与小阿盖共骑一马后的两个月间，情爱，就像一棵茁壮的树苗在心底扎了根，把整个生命当作滋养，疯狂地成长。她的声音，她的笑容，她的芬芳……一切由他的想象充实，一个活生生的异国情调的仙女反反复复在脑海里映现，刻骨铭心，使他如痴如狂。段功的心里是苦涩的。

他对这位少女越爱得深，自卑感和负罪感就越强烈，竟像大毒蛇一样把他缠绕，勒得他透不过气来。阿盖曾经狡猾地向他表达过倾慕和依恋之情，段功不是没有感觉到，但是他心灵深处的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他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他不过四十岁，他觉得面对含苞欲放的花蕾，他应该像长辈一样自庄自重。回味那晚情迷在马背上的两个时辰，他又激动又后悔。再就是高夫人的倩影时时在他心中。他一次次静下心来去忆念高兰。青年时代，段功感谢月下老用红绳将聪明美丽的白人才女与他拴在一起，使他如醉如痴，觉得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岁月流转，他发现温顺的妻子似乎成为了他敬重的老师：谈古论今、琴棋书画胜他一筹，军政大事上也比他更有见识。当恩爱上升为敬爱，敬爱上升为礼敬，夫妻间的情感就会有变味的危险，可惜他们双方都没有警觉。这或者正是天真烂漫的阿盖一下子就俘虏了段功的心的原因之一。

段功环视一圈，偌大的水池中只有形影孤单的自己，便有一种若有所失的空虚，不愿在泉中久留。回营时骑上马，晃晃悠悠，又觉得阿盖似乎还在怀抱之中。他想起首长讲的苏文达的故事，不觉心中叹息，千百年来人间最美好的故事不过如此。巴图啊巴图，你的主人现在在哪里，我的心事你明白吗？

送别阿盖的宴会，段功请来了杨渊海、张希矫、段子宗、段子禾、李兴、杨天甫等十来位文臣武将。就像一个滑稽的玩笑，梁王居然将一位十八岁的大姑娘送来当军使。她也一本正经地说兵论战，好几次竟然都说在点子上，使白人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从惊奇、好笑到猜疑，最后小公主以她美而不骄、智而不矜、宽容温厚、善良诚恳的形象得到每一位白人将领的爱戴，连深谋远虑的杨渊海也不得不叹服。仙女从天而降，又将离去，不知能不能再相聚，使饯别的宴会充满依依不舍之情。

阿盖海量，依次向段功、杨渊海和众将领敬酒，大家也回敬

她。最后阿盖眼睛亮亮的，举杯在手，深情地说：“平章大人，杨老师、各位将军：请你们不要忘记，阿盖也是大理人，大理的山水养育了阿盖的母亲。我虽然只到过大理一次，但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大理的山山水水时时在我的心中，五华楼的钟声时时在我耳畔回响。各位不会拒绝我回大理吧？”

老将张希矫代表大家说：“这回我们发现，阿盖公主不但是蒙古人和畏兀儿人的好女儿，也是我们白人的好女儿。我们希望你把大理当作自己的家，希望你经常回家来！”

这时候，达果不合时宜地闯进正在举行宴会的大帐中来。他合十对众人行礼：“阿弥陀佛，贫僧来得不是时候了！只因为平章日里曾经答应无念禅师，要到曹溪寺居住，我看天色已晚，怕平章忘却，特来相约。”

段功心中怏怏不乐，将杯中酒喝干，对众人说：“大家再陪公主喝几杯，我答应过无念师傅，先行一步，免得老和尚久等。”说着就要出帐。

“我明日早行，平章大人不送送我吗？”阿盖凄然问。

“明日各位将军各有事务，还是陈惠与我来相送。”

达果与段功、陈惠来到山门，小沙弥牵过马，无念已经迎了出来。无念将段功引至客房，那是一间雅洁的套房，早已铺陈整齐。段功见这大院中空着的客房甚多，对无念说：“明日我命武官留在营中，让军中文职来此居住，不知长老可方便？”

“此乃小寺的荣幸，只是佛门净地，粗茶淡饭，不知各位施主能屈住几日。”说着，他笑了笑又意味深长地说：“我看平章是大忙人，今日与老僧一别立刻百事烦心，明日又不知有多少牵挂，人在寺中，心儿也难得清静。”

无念说完即告辞。

无念走后，达果对段功说：“平章劳累半年早该好好歇息几日，明日睡个好觉。那几个黄毛丫头，何必平章亲自去相送，让

李兴、陈惠去送也就是了。李兴曾经对我说，他要去梁王府核对钱粮账务，可以把她们一直送到家门内呢。”

“虽然是黄毛丫头，但好歹也是王爷的军使。她贵为公主，在我军中半年，我怎好怠慢了人家。”段功回想往事，觉得一提到阿盖，达果总是阴阳怪气的，不觉心中气恼，便嘲讽道：“达果禅师既已出家，早应离却人间是非。这半年来，你游转于军中，好像有什么依依不舍。我看你不如还俗了，来做一个是非中人吧！”

达果一点不恼，还是日常那笑呵呵的模样：“不错，出家人应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外。可惜达果还未修成正果，又因为在俗家曾经当你几年兄弟，以致尘缘难断，每日游转于将军左右，使将军厌烦。”

“你该逃避世间情缘，远离是非，才能修成正果。我劝你还是回无为寺吧。”

“将军说得爽快，我也该说得明白：我虽未得正果，却已修得心明如镜。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在军中半年，救死扶伤，不知救活几多生灵！若见人孽缘缠身，误入歧途，难免祸起萧墙，只能不避是非，往来于俗人俗事之中。我劝平章和我一起回大理去，军中事交于张希矫、杨渊海等人。”

段功闻言大怒：“你既是段氏传人，你还了俗，军政大事一齐交与你，我再听你调遣！”

“罢罢罢！不见黄河心不死。达果就此告辞，不再在平章面前当眼中钉，肉中刺！”

吉刹钟声在山谷中回荡着。

段功从一个忧伤却又令人迷醉的梦中醒来。钟声就像无数喧闹的小精灵钻入心中，激起他心灵的颤抖。天还未明，他披衣起床，佩上剑，穿行在浓雾迷蒙的林间小路上。他以为在户外走走可以排遣烦恼，早寒和湿雾却使他更感凄凉和寂寞。他南

行一里，找到那“圣水三潮”的龙潭。龙潭过心二丈，水深三尺，反映着黑魆魆的森林，静得出奇；看不见一只蟾蜍，看不见一个水泡，“圣水三潮”仿佛是与这清泉毫不相干的神话。段功悲哀地想：因为不逢时吧！不逢时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在他的心灵深处又冒出一句话：我的小冤家，为什么在我出生二十年后你才在离乱人间出现？他伤心得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主公，我到处找你，无念大师说你一定在这里。”陈惠的声音使沉思的段功吃了一惊。

陈惠没有看清段功沮丧的神情，打趣说：“人说深山古寺旁边，到处有树妖花精，主公你还好吗？你不是说今日一早要为阿盖公主送行？”

阿盖非常高兴，也感激段功善解人意，只留陈惠和四名卫士来送她。从安宁到碧鸡关四十多里都是山路，但是许多路段却又平又宽，可以容纳三四匹马并行。走出一段路，阿盖认真地说：

“平章大人，我就要回梁王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说完飞驰向前。

段功把阿盖的意思向陈惠说了一遍，卫士们会意，把马匹放慢，和其木格并行。段功便快马追上去。

当段功和阿盖并行，回望卫士和女仆已经相隔很远，阿盖才说：“我也真舍不得巴图！”说话间，一个飞身跃到巴图上，段功只好后仰，给她留出位置，她就进入了段功的怀抱，就像那天黄昏时节行在龙川江畔。

段功没有想到，阿盖不声不响一会之后突然嘤嘤哭泣起来。段功以为她为惜别而悲伤，正在想着安慰她的话，她却开口了：“段将军，你们白人的姑娘可以和一个不相干的男人同骑一匹马吗？”

段功不知如何回答好。

“要是这姑娘后来另嫁别人，她一辈子能安心做人吗？”

段功终于听懂了阿盖的话，一时惶恐无奈，无言以对。阿盖回过头盯着段功的眼睛。她的满面泪痕的脸更加凄楚动人。因为身子扭曲，她伸手抱住他的腰肢，使段功明白她没有丝毫责难他的意思。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错，你错，还是老天的错？但是不管是谁的错，阿盖前面只有两条路：要做你们段家的人，要不只有去死！将军，阿盖选哪一条路好？”

透过这些巧妙的虚拟的话语，段功看见了一颗赤诚的女儿心。他恨不得把她抱紧在怀里亲一万遍。但是他畏怯了。他低声诉苦：“我都这么老了，你还这么年轻！而且，而且王爷他会答应吗？”

“你真的以为你老了吗？我母亲嫁人的时候丈夫比她大四十岁呢！”

“……”

“我的父亲，我会说服他答应的。至于高兰，她在十二年前就把聘礼给了我。”阿盖一面说，一面扬起脖子上的项链坠子，

“你只管派人来说媒，我在鄯阐等着你！”说着，她放肆地在他腮帮上亲了一下。

二、梁王议婚

新春后不久，一位名叫彻里的斤的神秘人物从大都来到鄯阐城。他带领着十多人，打扮成一个商队；因为川东已无通路，只好绕道经川西的吐蕃部落南下。他先没有亮出皇帝特使的身份去梁王府，而是先找到通天萨满布日格德，两日后才去拜见李罗。

在蒙古立国之初，不知宦官为何物。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向中

原王朝学来宦官制度，经过八十余年，到元顺帝当政，宫中宦官已经有千人之多。元顺帝以高丽人秃满迭儿担任徽政院使，是宦官头儿。这位出使云南的特使彻里的斤就是秃满迭儿的干儿子。

起初，宫中侍女高丽人完者忽都被元顺帝召为妃子，得到宠爱，被立为皇后，其子爱猷识理达腊被立为太子。皇后与太子因为出身低微，自感危机，不断发展势力。太子企图废父夺位，朝中另一伙人则维护顺帝，在元朝灭亡前夕便发生了争夺帝位的一场大激战。先是后党失势，太子逃出京城，后来太子在驻军太原的将军扩廓帖木儿重兵护拥下杀回大都。扩廓帖木儿力劝太子不要废了顺帝，于是太子掌握了军政大权。这时农民起义已经遍及全国，元朝各地军阀自成系统，为保存实力，拒绝朝廷调遣。朝中重臣们见大势已去，已经在帮助顺帝和太子策划退回漠北草原的最后一着棋。后党的核心人物宦官头儿秃满迭儿已经成为决策中心人物，他懂得忽必烈先取云南后夺中原的历史，知道抓住云南不但可以得到财赋之利，还可以从西南牵制和威胁汉地。很久以前，大宦官秃满迭儿就用各种手段把自己的党羽安插到全国各地，独眼萨满布日格德就是他安插到云南的一名奸细。这一次，彻里的斤带着皇帝的诏书和太子的手书来云南，就是要公开控制云南。

在密室中，布日格德将云南情况向彻里的斤作了详细的报告，特别说起梁段之争和最近驱逐大夏红巾军的情况。彻里的斤原来还没有想到云南情况这么复杂，沉吟着问：“依你说，段氏不但控制了半个云南，至今还有觊觎中庆，有夺取整个云南的野心？”

“五代两宋时期的大理国由段氏立国，其疆土比今云南行省大很多。二十多年来，白蛮贵族教育子女都以‘大理复国’为口号。”

“眼下若梁王与段氏冲突会有什么结果？”

“平时梁段各拥军五六万，看似旗鼓相当，但这次与红巾大

战，我军平日慵散，治军不严，屡战屡败；段功治军严谨，训练有素，每战必胜。更可怕者段氏有寓兵于农传统，农忙务农，农闲操演，振臂一呼，可征兵十余万。再者乌蛮各部仇恨蒙古，与段氏交好源远流长。”

“据你所说，段功留大军驻扎安宁，终是心腹大患，必革既足智多谋，也该为梁王出谋划策，谋一个万长久远之计。”

彻里的斤已经心中有数，才去王府拜见李罗。宣诏已毕，他对梁王说：“本使奉圣谕来云南，主要是来嘉奖王爷和众将士驱逐红巾军之功，慰问为国捐躯的将士的家属……”他绝口不提一年来发生在大都的帝后两党之争，只讲元朝百万大军在中原、山东、两淮与农民军战斗的战绩和红巾军三支北伐大军的覆灭，后来说到皇帝和太子对云南的重视和期望。朝廷对梁王的要求概括为两件事：第一，云南对朝廷的财政贡献，历史上一向处于重要地位，但是已经有五年没有上缴了，要求很快恢复。第二，梁王应该扩军自强，北进四川，在打垮大夏红巾军后东出贵州湖广，牵制中原叛军。

当晚梁王在府中设宴为特使洗尘，除王子把匝刺瓦尔密及平章达里麻因为在北方整肃军队未归以外，在鄯阐的蒙古大员都来作陪。彻里的斤把对梁王讲过的‘圣谕’和中原军情又讲了一遍。为了提高大家的兴趣，他亲切询问与万胜交战的情况，又对众将领大加赞赏，使他们对他有一个好的印象。他这才趁大家欢笑之际宣布说：“皇帝将云南视为怀中之宝，要我常驻云南，对梁王效忠，同时使朝廷能随时了解云南情形，也使圣恩不绝。”文臣武将们纷纷说话讨好，表达自己忠于朝廷的决心。

彻里的斤见同席的驴儿达德是众臣中年纪最轻官位最高的人，便笑着说：“平章大人，您大约不认识我，我却很了解平章的情况。你父亲名巴雅尔，曾经在与大理白人作战中失利，为国捐躯。王爷将你收为义子，为你请官封爵，又为大媒，将原大理路达鲁花赤阿忽台的女儿托克托配你为妻。你岳丈也是被大理人